



留几个菜 传世

□王太生

林洪的食堂，人多了去了。或者说，好多人是冲着林洪的食堂而去。这位大宋进士开办的食堂，去的往往都是文人，也有附庸风雅的人。林洪的食堂里多是些蔬食，喜欢它的人，是一群素食主义者，他的那些菜，一派清川田园风光。

都有哪些菜？酥琼叶、苍耳饭、蟹酿橙、槐叶淘、拨霞供……印象较深的有一碟酥琼叶，林洪吩咐厨子把琼叶蒸饼薄薄地切成片，涂上蜂蜜或油，再用火烤，口感大概是脆，味道清香偏甜，这种小煎饼，在城里吃不到。

人到了一定年龄，有了生活积累，才能猜度古人。那本叫《山家清供》的菜谱，是自己留给自己，写着玩的。有一回，我们几个人在山中，找了一家小酒馆，想到靠山吃山，点了林洪食堂里常有的几个菜，那个服务员摇摇头：这个真的没有。

林洪是林逋的后代，都说林逋梅妻鹤子，其实林逋是有过妻室的，不然林洪从何而来？总不能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吧。

林洪的食堂很出名，当然是文人圈里出名，普通人没有看过他的菜谱，也不知道林洪的食堂。比如，几个福建人，卖石头的，都是林洪老家那一带出来闯江湖、做生意的，算得上是隔代老乡，坐在店铺里聊天喝茶。他们说，不知道林洪的山家菜。

林洪的食堂里没有小龙虾，蒜泥的，还是麻辣的，一律没有。林洪菜中保留食材的原味，不会掩人耳目，隐藏什么，遮盖什么，让某种味道抑制，某种味道升华，去迎合一部分的人——山之外的人。

食堂，说白了就是个餐厅，供应饭食、茶水饮料的地方。旧时寺院或公堂中有之。

一拨人，中午在会食之所就餐。这个在晋代法显《佛国记》中早有记述：“入食堂时，威仪齐肃，次第而坐。”意思说得明白，就餐前，顿衣洗手，缄默不言。进食时，坐在食堂里，面对一盘饭菜，正襟危坐，咀嚼含英，表情肃穆，以示对食物的敬重。哪像现在大酒店里人来人往，娱乐八卦，声色犬马，众语喧哗。

古人推崇书法“三味”：一味形美，二味神美，三味情美。还推崇读书品“三味”：“读经味如稻粱，读史味如肴馔，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。”读经书，如吃米面；读典籍，如食佳肴；读诸子百家，似尝到好佐料中的妙味。

我觉得林洪的食堂也有“三味”。一味清。有草木清气，这些清气，是草木本身的味道，青涩、清香，都在菜中保留，他保留的是草木味道、山的味道，其实就是民间的味道。

一味淡。菜浓伤脾胃，味重，原来的气息都被俘掠了。林洪菜中保留食材的色泽，创造菜的意境，既不拔高，也不把原先的贬损，味淡有大味。

一味甜。用作形容词或动词，多用于形容词，表示味道，也比喻美好的心理感觉。总让人想起温馨和愉悦的事，让人心里美，想到开心过往，心情大好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食堂。物以类聚，人以口味分。林洪的食堂里，坐在一起的，都是气味和口味相投的人。

古人留给后代的遗产，没有田亩房产、古玩字画、金银钱财，可以留些其他什么？

林洪写了一本菜谱，他老家的后人，如果用他留下的遗产，开一个山中农家乐，店名就叫“林洪食堂”。

一个人，没有多大的思想留世，就留几个菜。几个菜中，有一两个，或许还对了今人的胃口。

除了林洪，清代嘉兴医家顾仲《养小录》、文人袁枚《随园食单》、扬州盐商童岳荐《调鼎集》，都给后人留了几个菜。

菜谱也是文章，一个人写的另一种妙味文章，他不但强调吃，还强调过程，推崇生活态度和生活哲学。

几个菜中，有这个人的爱好、修养、情趣、口味和脾气。人有人品，菜有菜境；人如菜，菜如人。

意外

□孟震涛

人生在世，意外的事情太多，兀地遇上了，没准儿真叫人心头一颤，继而拍着脑门感慨良多地说：“咦，我咋没料到哩！”

常听说，哪哪的老司机马路上撞了车，哪哪的拾荒人马路牙子上捡了钱……哪个壮小伙突发不治之症……所以意外总是有惊有喜，猝不及防。

就算是年轻人羞羞地相个亲，意外也不能随便放过了谁。譬如和初识的姑娘约了晚上八点相见，往你柳荫里绕心尖儿地多等了半刻钟还不见那婀娜的身影，此时的意外便让你又气又恼，心生愠怒。

作家王小波有一句话说得好：“人的一切痛苦，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。”这样看来，在我们诸如“等姑娘”之类的意外之下，所生的愠怒，妥妥够我们痛苦一阵子了。

遍尝了意外之悲欢，很多人就开始感叹，如果没有意外该多好！可是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”，现实中，我们的人生必然不能没有意外。到山间去，正欲登顶一览众山之美，却忽然来了阵急雨，正踌躇间，云开雾散，却见一道彩虹斜挂，顿觉惊喜万分。没有意外必将不会有“险处逢生”的喜悦，不会有“柳暗花明”的曲折，更不能体味人生的坎坷不易，少了应有的况味。

即便如此，于意外的态度，许多人还是坚持宁可无惊无险，也不能阴沟翻船，过平平淡淡的日子才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希望。事实上，我们更多的人操的是意外之悲的心，而对意外之喜的期待也不是无动于衷，否则小区门口的福利彩票店就不会来人若潮了。

而当意外来临，我们该怎么处置？作家梁实秋曾在—篇名为《时间观念》的杂文里写道：“向店铺购东西，你总不可希望限期交货，至少要预料出几桩意外的事，例如店铺老板突然气绝，或是店伙突然中风，诸如此类的意外，都足以使他拖期。而这种意外的事，你一定要放在意中。”

是呵！一切不可测的事情发生，如果事先没有预备，就是真的意外。如果事先有所权衡，那便是在意中。

所以，对于意外之事，生活中不妨竭力多想—想，让意外常在意中，何患有诸如西楚霸王乌江自刎的遗憾，以及“范进中举”之类的痴癫事情出现？就算是年轻人相亲，和初识的姑娘约了晚上八点相见，你早早地来了，往柳荫里—扎，多等了半刻钟还不见那婀娜的身影，也不要紧，不疾不徐地抽出一支烟卷慢慢续上，望月听风地等她。

她来与不来，什么时间来，一切是意外，却又在意中！心便坦荡了许多。



叶有所思

风景

□叶蓉

起初，对风景这个词的理解局限于花草，有花有草，花红草绿，回家就能写出一篇小学生习作。

后来，明白风景不只是五光十色、花花草草、莺莺燕燕，正如水墨画的淡雅别致，青山绿水很美，光秃的山透明的水很美，茫茫水面上蒸腾的烟雾也很美，连秋风扫过的一地枯黄也很美。这时看风景，已不再急着找出形容词来描摹，且痛恨到一处就不要写—文的作业。

再后来，觉得天下风景类似的太多，春天的油菜花，为何非要去婺源看；夏天的亭亭小荷，门口的公园里就有两朵；秋天的一树树枫，新疆并没有比北京更殷红；冬天的雪，也只有鲁迅懂得分辨勇士与美艳。在台湾“国家地质公园”漫步时，实在觉得他们引以为傲的那些景，其实大陆到处都有。西湖的水和东钱湖的水，光掬两捧来比—比，谁也说不—出谁更美。山就是山，高—些低—些而已；水就是水，深—些浅—些而已，跨过千山万水，很多画面何其相似。

走的地方越多，就越没法津津乐道地跟人谈论风景之美。桂林的山水，最美的记忆留在张艺谋的作品里；禾木的草原，最美的记忆留在清晨的炊烟里；鼓浪屿的小岛，最美的记忆留在口齿的咀嚼里……这不是我们最初设想的画面，但它们占据了记忆的大部分地面。

到现在，风景显得越来越不要紧，我们去—个地方，爱的是出发，爱的是离开，爱的是同行的人，爱的是目的地的未知。有没有风景，有多少风景，早已不是重点，连相机都简化成手机，随手拍的不过是心情。老奶奶的笑是风景，小孩子的哭是风景，奶茶铺的招牌是风景，还有，牵着手的身影是风景。

最后，背着行囊风尘仆仆地回到家，发现家门—口的那—株法国梧桐，很美。